

社區理論的商榷

謝宏昌譯

原名：Toward a Reformulation of Community Theory.

作者：Roland L. Warren

出處：The Commun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by Rokeach Milk Trench

導言

對於現時復什的社會團體少有理論性的研究。自從馬奇佛 (Mac Iver) 描敘社區的概念，派克 (Park)，鮑吉斯 (Burgess) 和其它芝加哥學派所提倡的區位學研究，以及威爾遜 (Wilson)，葛爾賓 (Galpin) 和桑德遜 (Sanderson) 等人發明鄉村社區的研究方法以來，社區理論鮮有進步可言。

一個適當的社區系統理論應該包含了社區的所有層面。馬奇佛派將所描敘的領域分為利益 (interest) 和地點 (locality) 兩種說法，早已被證為不適當。區位學研究早期在芝加哥所考慮的資料，未能涵蓋一個系統豐富內容的，充其量只見到社區的部分截面而已。威爾遜、葛爾賓、桑德遜三位社區研究先驅亦未曾從理論觀點對社區做深入的分析。只作了一些單調的類似葛瑞豪斯郡 (Grayhouse County) 的社會組織之研究。

上述理論學派的不適當，不僅是由於他們不能凝聚社區生活的各種觀點，這些觀點自從上述理論形成後又重新受到重視 (例如：最近研究的社會階層與非正式團體分析)；而且在近些年來，社區生活的發展已和從前有顯著的不同；對於這些不同，上述理論皆無法適切地將它們併入一個系統的理论架構內。這些發展被以不同的描敘着，例如：從氏族社會 (Gemeinschaft) 到契約社會 (Gesellschaft)，從神聖 (Sacred) 到世俗 (Secular)，從民俗文化 (folk culture) 到大眾文化 (mass culture)，從初級團體結合到次級團體結合，從

意氣相投 (sympathetic contacts) 到分類接觸 (categorical contacts)，從簡單聚合到複什組織。

不管這些兩分法如何正確，它們却促使社會科學家感到社區的存在已非早期所謂的非功能的存在 (nonfunctional survival)；甚而有些學者將這種現象視為極端的嚴重。

本文並不企圖描寫一個完全可理解的社區理論。而是想將一些概念置於適度的形態——可能像默頓 (Merton) 的中程理論 (middle range)——以期能提出更多方法來處理現況資料。

變化中的社區

社區並非已不再是有效的地緣團體，而是以變化的結構和功能來調適現代的发展。這個改變的方向在社區的層次，是朝著功能的更特殊化進行，是社會分化的過程與現代具體形成的特殊性之部分。

社區中結構的功能變化可以橫軸方向 (horizontal axis) 和縱軸方向 (vertical axis) 來分析。橫軸強調地緣，它包含了地方內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的關係。例如，由於社區的追求與社區福利會議，使得一羣社區居民形成鄰居結合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關於這些，容後分析，它的主要領導者的角色是「社區組織者」。

縱軸強調特殊利益。它包含個人對一個地方特殊利益團體的關係，地方利益團體對一個區域的、州的、國家的組織的關係。像一個名叫約翰史密斯的人對他的地方紅十字會的關係，和地方紅十字會

分會對區域的、國家的紅十字會的關係。這些關係的主要任務是達成一些特殊的成就，而主要的領袖是「問題專家」。

由這個包含橫軸、縱軸之抽象概念架構，我們可以發現較早的社區生活之重組（而非惡化），是橫軸顯得更重要了，而縱軸之重要性則與日俱增。這是由於地緣團體變成利益團體所致。這個轉變使整個社區結構成為一系統中的獨立部分；它包含了社區被迫去解決的各種問題類型，尤其是各種人們的結合生活類型，和適當的領袖角色類型。為了社區的繼續存在，其成長過程中反映中一個努力分配特殊化的漸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熟悉的老式家庭功能已逐漸分化。學校、教堂、政府、商務企業等社會機構取代了這些功能。社區發展即功能與結構逐漸分化的過程。一旦這個過程發生，一個更錯縱複雜的交互依賴網，和由於這些分化的功能所造成的特殊化部分，會形成更複雜的系統。這些漸增的特殊化部分是否能獲得協調呢？這些漸增的特殊利益團體是否能為社區的共同目標而工作呢？

社區研究的現代架構之需要

傳統的社區理論強調橫軸方面：地點，基於地緣的共同興趣、共同生活、共同組合、共同制度。而這些方面的重要性已與時俱減了。

可能是由於這個理由，社區社會學乃將社區視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文化，來將一些特性歸入社區的模式。因此，縱然我們已感到社區與外界環

境的關係缺乏有效的理論架構分析，却無法彌補之。史都華（Gillian F. Steward）認為沒有一篇研究報告有組織有系統地將大社會與社區間的關係概念化。至於何以沒有一個概念的架構，實乃因為我們原形的社會理論架構只適於鄉村的、神聖的、初級團體的、前工業的（Preindustrial）社會，而不能容納美國社區現時之特性之變化。

橫向協調與縱向協調

當一個系統變得更複雜的時候，便需要更多的協調。例如，一個學校或教堂，充滿着許多特殊的功能；因此，在行政上，需要將這些不同的功能整合於一個有效的操作系統內。由於學校、教堂、社會機構、商業組織，與其他社區機構的增加與分化，因而必須保持這些機構彼此間有着某種適當的協調。

這種協調的功能可以由社區福利會議及其他地方計劃機構，在社區內沿着橫軸方面來實行；或經由一個超社區的層次來實行，也就是說，沿着縱軸方向。倘若如此，國家的工會組織、紅十字會、衛理公會教堂、或州政府教育廳，可制定規則與程序來統治它的特殊社區協會或機關之結構與功能；將社區組織滲入地方份子、地方單位、地區、組織、區域組織、國家組織等串成的垂直系統；於是，可以沿着共同利益的縱軸方向來達成協調。

由另一個方式來看縱向的協調，像是由州內自願組織或聯邦政府與州的部門，發展出一套模式給它們在社區中的地方單位。例如，紐約州阿弗列德

（Alfred, New York）的新郵局大門之尺寸是由美國郵政部的政策所決定。類似的決策也由一個共濟會（Masonic Lodge）、舊教教會的正式領導結構所作，或由農人互助會會議（Grange meeting）來擬定方案。於是，在垂直方面，地方單位與州或國家的單位之協調乃成為主要焦點，保證了全體組織的總努力中將使特殊的利益與操作能在此協調的方式中被接受。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對於社區中不同類型的其他機構之協調。像這裏所指的一些問題是相關的：你的社區中的組織，例如，地方心臟病或小兒麻痺組織、地方榮民組織、地方工廠、地方國民住宅等，我們承認這些組織都在盡力謀求它的利益，可是它們對社區的好處是好到什麼程度呢？

縱軸對橫軸

目前我們社區中橫向與縱向決定之間的衝突，最主要的就是在二個系統間為了健康與福利招募基金時的競爭。當然，一方面是為了社區的合格性追求而運動；另一方面則專指不同的健康團體之特殊募款運動。此時，橫向的機構聚集一起共求地方上的捐款，而在縱向的州與國家組織，則以它們單一化的任務分支來提供募款活動，並未與地方社區層次有多大關係。所以，在計算地方社區健康問題所需配合款時，乃加上州與國家計劃的特殊組織，而與其它有各自需要與服務的地方問題組合無關。當我們了解到這些只是全面的社區活動對縱軸與橫軸構成份子的部分時，我們便可見：隨着社區變得更

更爲分化，縱向的組成份子已愈顯現出其重要性。募款活動之競爭即爲一例。而且，當縱軸的決定和協調開始發展時，想要提供有效的橫向協調便不是一個單的問題而已。

促成社區變遷與民主的價值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用另一個問題來岔開現在的分析；這個問題與本文的主題之關係將更加的明顯。這個問題就是說，即使是主觀的冷靜分析，還是充滿了價值判斷，而這是一個社會科學家參與社區的努力時所無可避免的。也就是說是要蓄意地導致社區變遷？抑是順從民主的價值發展呢？

當任何人認爲某些事情對社區是「好的」時，便須面臨兩個抉擇：(一)使這個好處巧妙地加諸社區(二)做一些社區不會接受，而終告失敗的工作。對於這種左右爲難，最好的辦法便是視而不見。許多社會科學家，他們一方面強調價值自由，另一方面又技巧地將自己的價值滲入社區所決定的活動中；這種作法是頗具啓發性的。讓我們心照不宣地假設說，社會科學家，即使是只依自己有限的智慧來定義「好處」，也應該將這些「好處」加在較不幸者身上。並儘可能地，別讓這些人知道他們是被迫接受的。這種方法曾在西拉克斯(Syracuse)與南亞細亞實行過。結果，有個技術行政助理表示：

什麼特別的問題對於促進與阻延經濟變遷和發展是最具影響的？又什麼團體的個性與文化特質，是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特殊變遷有所助益(或無所幫助)？如果在逼近所要的發展類型時，有心理

與文化的障礙，什麼方法能排除與超越之？……這些最重要的問題有賴社會科學家幫助計劃的行政者來解答。

另外一種方法也具有困難。它包含了「民主的自我決定」這個概念，不論它是種新的娛樂方案，一種新的心臟病臨床診所，或是一個青年委員會的成立，改善的意願已經加倍受到重視。下面的引文可說明這個觀點的被強調：「社區，如今許多個人，有權自我決定。在社區組織中，工作者應促使社區能自己去發展它的政策、計劃、方案，而不應由上強制執行。」我們或可聽到一些苦惱的公共衛生官員，或州立心理健康部門代表，或州教育部門代表等人說：

「如果我必須等到我的轄區中的社區自動發掘需要，並決定那一項在我的計劃方案中具有優先權，則我將一事無成。誰能期望說有個工作者很快地報告：『我所工作的社區已報告出它的需要，並決定了需要在計劃中的先後次序；他們決定要有個廢水處理系統，而不要我們計劃中的心理健康診所！』」

在此，我們姑且將此問題先予保留，重新回到理論的分析。

問題專家對民主自決

上述有關縱軸問題和利益團體方面的協調已經變得漸漸有用了；但是，社區中的功能與結構漸進分化之橫向協調，也變得十分需要。

在社區分化的過程中，問題專家所扮演的角色

十分重要。他可能是來自州教育廳，來自心理衛生機構，或來自國家的自願團體。他的派任是縱向的，也就是說他是來將國家計劃付諸實現於地方社區。他是因工作而來的，着重特殊工作的完成——新的臨床診所，新的社會服務等等——他可能是十分特殊化的，在他的部門中是個專家，有許多特殊的社區工作經驗。他未到一個社區時，便可能有許多答案了。他可能自比爲「比社區自己更了解社區的需要」；因此，他是家長式的(Paternalistic)。他可能民主地依社區團體的自我決定，但由於他的角色之本性，他不能鼓勵社區去考慮所有的改善辦法。他是「販賣」著一種特殊的計劃方案。所以，他在價值上絕對地偏向一邊，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並且想使對的被實現。如果他成功地實行他的計劃方案，例如，組成一間新的學校，或建立新的診所。他的工作所帶來的衝擊將是分裂性的，因爲權力結構、機構功能的平衡，和其他良好的關係都將因制度的創新而被擾亂。幫助他實行這些改善計劃的友伴團體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與之敵對。我們可以用李斯曼(Riesman)的名詞，這個問題專家有著很類似「自我導向」(Civner directed)的人格。

問題專家對社區協調者

如果上述不假，便有理由假設一個社區的團結(Solidarity)變弱的原因是由於縱軸的組成分子間漸漸變得復什，而問題專家的角色不一定變弱，在許多方面將由社區的協調者來補足。(顯然地，

後者是功能分化趨勢下的產物。大家可以發覺上述的情形方興未艾。結果，問題專家的工作在結構的、功能的、情感的方面產生了不一致。所以，想保持這個結構上分化的社區「聚合」，來使橫向的關係與縱向的一樣有效是很困難的。

在這種情況下，橫向的社區組織者，非專家，「過程人」(process man)，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當社區的相關部分中需要計劃、協調與變遷時，什麼事情在各部分間會發生。他是被允許的，與平等主義的，而非家長式的。他的方針是橫向的，考慮社區部分間的關係。他主要的焦點是在過程，在社區中人民與團體間的互動，而不在完成特殊的工作。依此觀點，由於他十分重視社區的決定是在民主的、被允許的背景下行，他不固執於某種成見，事先不能確定自己對「正確」的認識，並且不願說出他的「正確」，而視他人的意見而定。他的所有功能就是消除緊張。他嘗試去消除由於不均發展所造成的緊張，和專家與社區縱向利益團體主觀地想促成問題時所引起的敵意。我們是否可說，以李斯曼的分法，這個人是「旁人導向型」(other-directed)人格？

在此，我們開始視社區為一個經歷壓制和緊張的社會系統，它的全部長遠過程是充滿著功能與結構的不斷分化，並且它的利益與結合之導向已由橫向轉為縱向。我們也開始獲得一個產生社區變遷的動態圖解，就是，問題專家和他的縱向利益團體所欲達成的，會促成社區的功能分化，並產生緊張。這個現象，必須由被允許的社區組織者和他的橫向

焦點來補足之。

依照這個分析，如果熟悉一些機會系統的結構——功能分析，像塔寇·派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分析；還有小團體的分析，像羅勃·F·貝午斯(Robert F. Bales)，使會注意到這個分析與他們的發現有一個衝擊性的關係。

貝午斯發現，在對於領導有高度知道的團體中，領導的角色依功能分成兩個極端，一是工作領袖，另一是社會情感專家。工作領袖強迫團體去接受一些變遷，社會情感專家協助消除在調適過程中所引起的緊張和敵意。

派森斯在分析美國的核心家庭中，強調父親的角色是指導的領袖，是工作方面的，使家庭與社會經濟世界發生關係；母親的角色是情感的領袖，保持家中的和平，當家裏接受變遷時產生壓迫與緊張時，她使家庭團結。

上述的社區分析，在一方面，是與派森斯——貝午斯的分析一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個特別有幫助的研究方法，來看這兩個現行社區組織有矛盾與誤解的角色分化——問題專家與社區允許的組織者。

結 論

結論還是回到一個價值判斷上的左右為難，因為，的確沒有對於價值的任何社會學解決方法。我們每一個人都先將個人與團體自我決定的原則，和我們自以為是對的事情做一比照，然後，依自己價值層次中的相對重要性來做決定。但是我們應以現

在的環境背景來做這個價值上的抉擇。如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個團體為成就某種新的目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着眼於社區內任務的完成，有些人則着眼於人際的關係。由這些不同的需要，與跳動的過程，可以看出並非所有人都選擇同一方法去服務。

最後，引段保羅的話，或許是合適的：

天賦的擁有是依給我們的恩惠而異，讓我們來使用它吧！如果能預言，用來測量我們；如果能服務，用於我們的服務；教者，用於教授；勸者，用於勸導；捐獻者，用於贈予；助人者，有着愛心；為慈善者，獲得歡樂。

參考書目

1. Julian F. Steward "Area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Bulletin 63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0) 22-23
2. Samuel P. Hayes Jr.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Problems of Point IV," in Bert F. Howellitz (ed) 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 207
3. Ray Johns and David F. DeMar-c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Agency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p. 235